

公孙宇
著

摩剌奇劍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疯僧语中含玄机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黄绿白色催命符 | (39) |
| 第 三 章 | 琴音难补沧桑人 | (81) |
| 第 四 章 | 金童玉女江湖行 | (122) |
| 第 五 章 | 兰因絮果是天意 | (165) |
| 第 六 章 | 诡谋计发武林帖 | (203) |
| 第 七 章 | 武林双凤闹双包 | (223) |
| 第 八 章 | 初生牛犊不怕虎 | (244) |
| 第 九 章 | 白大侠蒙背黑锅 | (284) |
| 第 十 章 | 小侠一剑震乾坤 | (325) |
| 第 十 一 章 | 飞龙小侠身世谜 | (363) |
| 第 十 二 章 | 伏魔剑扬威天下 | (403) |
| 第 十 三 章 | 一剑天涯孤子泪 | (440) |
| 第 十 四 章 | 万缕剑影敌胆寒 | (481) |
| 第 十 五 章 | 祖传遗命肩重担 | (521) |
| 第 十 六 章 | 绝代娇娃掌令符 | (560) |
| 第 十 七 章 | 太乙经完璧归赵 | (598) |

第十章 小侠一剑震乾坤

小飞龙一剑在手，豪气如斗，一声朗啸，抖腕削出一片剑花，朗朗地说道：“道长小心了，我这柄剑是件削铁如泥的神物，请留心尊剑。”

一尘冷涩地说道：“好剑须要神妙剑招配合，才会相得益彰，发挥高度威力，你虽然神剑在握，我当你握着柄废铁，你管自出招吧！别藏私，将你们九华压箱底的本事使出来。”

这话说得够刻薄。

话是几句，小飞龙气得周身发抖，咬咬牙，力贯右臂，抖手将左手长剑掷向七丈外一棵合抱古松，“夺”的一声，长剑没入古松一尺。正当此时，一尘狠力一剑刺到。

神剑抖起束亮银星雨，迎着疾刺来的厉招一搅，“克察”一声，星雨乍剑，铁屑四溅。

两人乍合倏分。

一尘手中执着柄光秃秃的剑柄，小飞龙手中的神剑虽且毫发无损，但他衣袖破裂，半只袖子被一尘神奇飘忽的剑招刺了十几条裂缝。这还不算，其中还沁出丝丝血迹，显然连皮肉都受了轻微的刺伤。

小飞龙慨叹一声，将昆吾剑还插背上。

那边，一尘暴退之后怔在当场作声不得。

这两人一场拼搏落个两败俱伤，一尘长在剑式精妙，但他手中的长剑被对方毁掉，算是失手输招，而小飞龙呢！内力深厚，加上一柄盖世利刃，虽然一招将对方的长剑搅碎，但他自己的衣袖卖了半只，能教他不心寒？

一尘怔怔地道：“咱们今天算是平手，异日有缘，再见真章吧！你走吧！”

小飞龙能说什么？交待两句场面话，拔出古松上的长剑，悻悻然的下了绝峰。

峰下玄玄子老道长接着他，小飞龙将长剑交还老道长，老道长安慰了他几句，小飞龙没精打彩走下武当。

他走的方向是后山。

他也不知要往哪里走，心里象沉着块沉铅，说不出的难过，信步往前走，不知不觉间来到一座石亭，正待进亭略作小憩再走，蓦地身后风声振袂，搜搜之声大作。

小飞龙扭头一望，赫然急跃而来几人，竟然是武当掌门人一尘，随在他身后如飞跃来的，正是早先在“玄天殿”前曾亮剑围他的八名青衣道士。此时一尘执着一柄冷气森森的青钢长剑。

小飞龙心中乍警，他明白是回什么事，到此地步，他十分懊悔自己不该固执，身怀几本绝世奇书，竟然置弃不用，如

今，碰上比自己强的剑手，徒呼负负，一点都奈何不得人家。

一尘含着冷笑飞跃而来，一声呼啸，八道青衣道士圈剑一划，将小飞龙围在中央，困入剑阵。

小飞龙这次哪还敢大意，八人甫一围拢，就已亮出神剑。他此刻心中虽惊，但面上神色如故，丝毫不现慌惑。但八名青袍道士面色一凛，紧张气氛，跃现眉宇。

一尘在剑阵外面，轻蔑地道：“姓程的！武当山是仗剑乱闯得的吗？”

小飞龙昂然问道：“你要怎样？”

一尘指指他掌中的昆吾剑，面色一转，神情冷莫地道：“将那口剑留下，放你走路。”

小飞龙气得剑眉双扬，厉声喝问：“我若不呢？”

一尘咬牙一个字一个字的叫道：“教你伏尸五步。”

小飞龙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大丈夫死生有命，你就动手吧！”

一尘垂眉凝思俄顷，猛张眼，扬手指指八名青袍道士，问道：“姓程的，你知不知道我这剑阵叫什么名字？”

小飞龙豪声大笑道：“武林中人，谁不知道你们武当派的‘八卦剑阵’！”

一尘笑着点点头，道：“好眼力！不过，我这剑阵并非单纯的‘八卦’，另外还有点小名堂。”

小飞龙不耐地道：“有什么怪异鬼门道，说来听听。”

一尘道：“如果加上贫道，成了九支剑……”

小飞龙不等他说话，喝破一尘道：

“你别卖乖了，加上你，谁还不知你们武当早年一套名震中原武林的‘九宫八卦’剑阵？”

一尘又摇摇头道：“非也！非也！九宫八卦早已时移势易，

不合时宜了。”

小飞龙一怔，一尘十分得意地接说下去，道：

“我这剑阵是九宫套八卦，外加太乙神剑，变化无穷，内外象，外五行，从九宫，展八卦，前三才，后六合，实实在在应该说它是‘九品太乙阵’。”

小飞龙心中发毛，乍然听来，这阵实在厉害。

一尘见小飞龙沉吟，低声哂笑，道：“姓程的，本掌门不为己甚，你只要将剑留下，本掌门慈悲为旨，放你条生路。”

小飞龙摇摇头，道：“可以！要剑不难，但要看它肯不肯随你？”

一尘打个呵呵，一扬掌中长剑，八名青袍道士挺剑绕着小飞龙走马灯似地团团转动，八人越转越快，越旋越疾，时而剑举过顶，时而吐光化气，看得小飞龙目不暇给，眼花缭乱。

转着转着，一尘突然一举手中青钢剑，八名道士中突有两名向右踏步，振腕向小飞龙前后心各刺出一剑。

剑招只出一半，倏然收剑。

小飞龙看出这是两式虚招，抱元守一，凝神不动。

剑阵旋转如故，一尘二次举剑，剑阵倏变，前后左右，在同一时间，四支剑齐指小飞龙左右‘太阳穴’，‘眉心’，‘脑肩’四大要穴。另四只剑，一式动作，削向小飞龙下三路。

上面的四剑，姑不论哪一剑点中，全都是个死数。

下面四剑虽然不会要命，但四肢是人身行动唯一的本钱，如果两只脚受了伤，不等于跟死一样。

你说小飞龙怎的不吓出身冷汗。

这八名道士，似乎经过一尘私下严格的训练过，少说点，

起码也训练了个十年八年。而且这些道士全是武当山挑出来的一流高手。

小飞龙仰头一望，唯一可脱身的，就只有个剑阵上方的“天门”。

一尘在一旁虎视眈眈，作用可能是监视着不使小飞龙从天门逃出去。

小飞龙思定之后，哪肯放弃此唯一逃生机，不待剑阵发动，先发制人，长剑一圈，太乙神功之潜力自剑尖上激荡而出，刹那之间，剑阵内潜力充斥，八名青袍道士面色微变，一尘一侧身连将青钢剑举了两下。

小飞龙一声清朗啸，双足一登，身形暴起，直上九霄。

一尘早料定他有此一招，小飞龙一动，他已抢占先机，身形斜钻而上，身形未到，剑先发，抖手削出片寒光，封阻小飞龙的退路。

“啸！啸！”几声暴震，一尘手中的长剑大出小飞龙意料，竟然毫发无损。

够幸运的是小飞龙的内力比一尘强上半筹，居然将他震得斜斜的落向一侧。

小飞龙没沾到多少便宜，侥幸的将对方震退，自己也被敌人凌厉无匹的绝世剑招削中袖口，削开掌大一条裂缝。

小飞龙一招得手，哪敢怠慢，一声朗啸，身形斜斜的射向石亭左面的羊肠小径。

足尖微一点地，借力腾身，三数个起落，人已在十丈之外，一尘落地一望，顿足失叹，一摆剑，暴呼一声：“追！”

九条人影蹑踪飞追。

小飞龙慌不择路，在乱山绝涧中飞跑，九道士衔尾疾追。

奔的如脱弦怒弩，追的如流星赶月，眨眨眼出去十几里，两下仍自保持着三数十丈的距离。

奔着，前面白茫茫一道八丈宽的湍流阻路，小飞龙叹口气，回头望望后面追来的道士，仰头叫声“苍天！”

前面激流阻路，后有追兵，二次在生死线上彷徨。

若然！这道激流不湍急，是道普通流水，小飞龙现下的功力，差强能踏波借力飞渡，就算不能踏波借力，总可以用枯枝之类的东西借力啊。

小飞龙望水兴叹，急得跳脚。

急中生智，蓦然之间，一眼望见身侧不远处有棵枯死多年的径尺秃树，油然的心中一喜，急跃过去，斜剑砍下，秃树立被砍倒。

二次落剑，砍下三尺来长的一段，双手执定那段枯木，奋起神力，虎啸一声，往中流抛去。

“哗啦”一声，水花四溅，枯木在激流中浮沉。

小飞龙合身疾跃，双臂一张，人往江流中落去。

看准那段枯木，一脚踏实，三次腾身，上了对岸。小飞龙暗呼一声“侥幸”。

回头一望，不得了，一尘正在对岸举剑，一剑正向小飞龙砍倒的那棵秃树落下。

小飞龙吓得面色立变，他埋怨自己大意，倘若刚才不粗心，先将秃树抛入河内不就没事了吗？

他眼巴巴的望着一尘将枯木投入江流，蓦地升起一个怪念头，心道：

“假如我趁他借力纵上这面河岸的刹那，迎头给他一剑，将他逼入江流，岂不天下太平？”

他想得十分周到，但当他挺剑朝腾身跃扑而来的一尘一眼望去时，又摇摇头忖念道：“那样有失丈夫行径。”

他没有那样做，也没有抬腿跑，昂然挺剑，站立在江岸上，静等一尘跃上来。

“刷”的一声，一尘跃落岸上。

一尘挺青铜剑，直奔小飞龙。

小飞龙昂然立着，不动声色，郎目管自凝视对岸团团乱转，过不了河的八名青袍道人。

一尘面有焦色，亦回头望望对岸。

八名青袍道人一筹莫展，显然他们棋差一着，无法飞渡八丈湍流。

一尘有些气馁，缓缓走向小飞龙，轻轻地道：“你小子又失去一次机会了！”

小飞龙知道他指的是没有趁他跃上岸出手，他没说什么，耸耸双肩，突然反问一尘：“你那八名帮手渡不过来，你不准备助他们一臂？”

一尘摇摇头，道：“本掌门一人对付你足足有余，他们在，反而碍手碍脚。”

小飞龙道：“咱们怎么了结？”

一尘沉眉微思，猛扬脸，道：“我这柄剑乍看是柄青铜剑，其实，这是咱们武当派的镇山重宝，因它是先师之遗物，轻易不肯使用，封存库内，今天将它请出来，嘿！嘿！你听过武当派有两柄红穗古剑没有呢？”

“红穗古剑！”小飞龙面有惊色。

武当派这柄红穗古剑的确为武当派出过不少力。剑盟七门当年几次论剑，武当派技冠群英，这柄绝世宝刃不能说没

有功？

如今，宝刃在一尘手上，配上那套“太乙神剑”，恐怕今后的武林，论剑术，无出其右的了。

要说是再有堪与“太乙神剑”匹敌的剑法，那恐怕只有一套禅门中的“大罗金钢剑”了。

太乙神剑轻灵诡猾，大罗金钢剑醇厚如山。两者剑路不竟相同，但全都是时下武林中手屈一指的佼佼神技。

小飞龙盘算了一下，两柄剑锋相比，昆吾剑固然比红穗古剑要利些，但所强有限。

论剑法，自己的九华剑法那就远非太乙神剑可比了，但小飞龙比一尘稍长之处在于功力较一尘为厚。

小飞龙当下点点头，道：“咱们今天胜负属谁难料。”

一尘狡笑道：“不见得吧。”

小飞龙问道：“你是说你有把握胜得我的昆吾剑？”

一尘嘿嘿狡笑，点点头。

小飞龙气愤地道：“咱们就试试看。”

一尘展剑吐招，亮出门户。

小飞龙旋肘划剑，也亮出剑式。

箭在弦上，眼见战火一触即发。突然，对面一座山坳中响起一声嗓音娇圆的清朗脆啸。

啸声落处，山坳后面转将出来二位娇美如仙的青衣丽人。

一尘眉头一皱，缓缓将剑收抱怀内，狡目缓缓横飘，飘向山坳处现身的青衣少女。

小飞龙也将剑收抱怀内，随着一尘的目光望去。

一望之下，小飞龙立时愕住，他不自觉地轻吁了一声。

一尘皱着眉头问道：“你认识她们？”

小飞龙点点头，他随即补充道：“那个走在右面的是我师妹。”

“你师妹？”

一尘面有惊色，他扬剑一指左面的少女，问小飞龙：“左面那人呢？”

小飞龙攥紧双眉，用猜侧的口吻自语道：“那人有些象罗姐姐，但此人年轻些，应该是她妹妹。”

一尘已有些不耐，厉声叱问道：“此人到底是谁？”

小飞龙昂然答道：“西昆仑的双娇……”

他不过是随便说上个好听的字眼“双娇”。

一尘色然而问：“是玉娇？还是莲娇？”

原来罗氏双娇，老大罗筱芸是玉娇，老二罗美芸是莲娇。当年武当掌门玉清子上西昆仑见过二娇。所以一尘有此一问。

小飞龙冲口说道：“玉娇。”

他怎知谁是玉娇？谁是莲娇？一尘点点头，道：“玉娇为人谦和温雅，莲娇刁蛮怪僻。”

谈说间，两名青衣少女冉冉走了过来，小飞龙迎着右面的少女低唤道：“师妹！”

一声低唤，暗含着多少辛酸。

数月不见，金燕清瘦多了。

她身侧的罗美芸则一无表情。

金燕面色冷得可以刮下层冰了，冉冉走近小飞龙，小飞龙想着以前那位蒙面女白凤旗说过的话，不由打个冷战。

小飞龙俊目微湿，忍不住低声黯然神伤地说道：“师父去世了！”

出乎小飞龙意外，金燕冷冷地哦了一声，道：“我知道。”

小飞龙追问一句：“他老人家怎么去世的？”

金燕仍是冷冰冰地说道：“谁知道？”

小飞龙有些生气，怒声叱道：“那你来做什么？”

金燕一点不以为忤，仍是冷语如冰地道：“找你啊！”

小飞龙大奇，问：“找我做什么？”

金燕道：“借你的昆吾剑，给师父报仇去。”

小飞龙一面将长剑递了过去，一面凛然问道：“你知道谁是仇人？”

金燕冷漠地摇摇头，一面接过昆吾剑，一面道：“谁知道？”

小飞龙两手一摊，似觉十分失望，金燕捧着昆吾剑翻来复去地细看几眼，摇摇头道：“这柄剑不行。”

罗美芸诧然问道：“这种绝世神剑还不行？”

金燕美目一掠，缓缓地落在一尘怀中的古剑上，指着古剑道：“那柄才行。”

一尘倒退一步，啊了一声，金燕二话不说，扬剑一指一尘道人，道：“拿来！”

一尘岂是易与之辈，一声低笑，道：“姑娘要贫道之剑不难，但姑娘得拿点什么出来给我看看。”

金燕冷笑连连地答：“当然啰！我既然看上你手上的东西，猴子手里抢桃，要没有真本事行吗？”

她说着将昆吾剑垂地划了个弧形，然后缓缓将剑柄下压，剑尖指天，右足一式金鸡独立，左手中食二指，斜斜指向红穗古剑。

小飞龙一看苗头不对，那神情，金燕真个要猴子手里抢桃，硬是看上那柄红穗古剑。

他生怕金燕不明就理，莽莽撞撞地出手，偷鸡不成，反

而蚀把米，将昆吾剑丢了岂不大糟，处此情景下，他无法拦阻金燕，无法使她不出手。

小飞龙情急之下搓搓手，只好委婉地说道：“师妹小心！一尘道长已习得太乙真经中的‘太乙神剑’。”

他这是好心点醒她，谁知金燕不领情，扭头白他一眼，道：“我知道，他能学太乙神剑，难道我不能学？”

一尘一听，不信地摇摇头，道：“笑话，太乙真经虽然一共是十二卷，但记载剑法的只有一本，谁都知道太乙神剑有七十二式，而这七十二式偏生在二十年前被我弄到手，姑娘说你也学过，那不是滑天下的大稽吗？”

金燕摇摇头道：“你不信就试试看。”

一尘真的不信，双手一圈，剑把倒垂，抱剑入怀，朗声念道：“第一式‘怀抱太极’……”

金燕接下去唱道：“第二式‘极分八仪’。”

一尘倏地收势，贼眼碌碌地瞪定金燕，他实在不信，噫了一声，大声吟道：“仪化三清。”

金燕娇笑一声，道：“清澈千秋。”

一尘不敢再往下念，贼眼翻滚，将金燕从头到脚又细看了一遍，就是看不出对方有什么起眼之处，心气一壮，一摆掌中古剑，道：“咱们别斗嘴，剑底判雌雄，看看谁行？”

情形越发展越离奇了，显而易见的是金燕真的学过这套神剑，小飞龙将吊在心口的沉铅放了下来，长长地叹口气，他明白，金燕既得女白凤旗真传，大致差不到哪里去。

他在想，金燕也爽朗地答应一尘的话，道：“随便！”

一尘贼眼一转，有了主意，换剑迎招，剑尖抖处，冷气浸肌，洒出一天银星，振剑进逼金燕。

金燕似乎是有准备，但见她娇躯一拧，身形顿失。

身形之快，举世无双，连小飞龙这种高手都没有看出来她使的什么身法。

一尘乍见招出落了空，敌人连影子都不见，不由讶然失惊，连忙旋足收剑，回头一望，顿时怔住，敌人竟然俏生生地立在身后，怀抱昆吾剑，一动不动。

若然她想出招，自己恐怕是已伤在人家剑下了。

这一吓，一尘吓得满身大汗。

金燕仍是冷冷地道：“姑娘硬是要定你那柄古剑，你是乖乖地送过来，还是姑奶奶动手？”

一尘面色忽青忽白，怔在当场，作声不得，他明知碰上剋星，但他是一门之尊，教他乖乖地将镇山宝剑捧交给别人，这在他如何做得出来？何况，他一生甚为自负，贼眼一转，有了主意，狡笑着说道：“姑娘要剑不难，姑娘如果敢正面接贫道十招，而十招之内，姑娘不动一招半式，十招一满，嘿！嘿！贫道双手将剑捧上。”

金燕厉声叱问道：“一言为定？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金燕点点头，道：“动手吧！”

一尘名列一门之尊，功力自亦非等闲可比，内力火候全臻上乘，这次出手，关于颜面荣辱至巨，连忙调匀真力，剑气含胸，劲贯右臂，力道透剑而出，拣七十二式神剑中的辣招，源源出手。

十招急闪电那么快地过去，不管一尘再出多厉害的招，金燕均能巧妙地化解于无形。

自始至终，一尘随便出什么招，金燕均能抢制先机，迎

化敌招。

十招一满，两人齐收剑后退，金燕冷着面孔，伸手讨剑，道：“拿来！”

一尘捧着剑端相摩娑，爱不忍释地道：“可惜！可惜！武当镇山至宝眼见毁于一旦！”

说着，说着，猛地一挑眉，嗓门一冷，道：“姑娘要剑不难，请随贫道上趟武当，等贫道拜过历代掌门之后，自当双手捧交姑娘的。”

金燕冷声冷气地道：“别做梦了！你今天逃不出姑娘的手去的，还是乖乖地将剑交出来吧！”

一尘一愕，瞥眼一望对岸，突然一纵身，嗓门一硬，冷冷地道：“要剑不难，姑娘请随我来吧！”

声未落，抖手将手中的古剑抛向江心。

同时之间，身形疾起，斜斜纵向江心。

在他身形纵起的同时，水面一声“哗啦”，江心落下一段三尺枯木。

小飞龙朗目投向对岸，霍然看出枯木是那八名青衣道人投的。

变起仓促，小飞龙大叫一声“慢走！”身形猛起。

他当然是想追扑一尘，谁知事情有了极大变化，就在他身形甫起之时，一声“接着”，银虹闪处，一股大力迎身飞来。

小飞龙知飞来之物是什么，睹准一把接住，同时力坠千斤，硬生生将斜腾而起的身形往下落。

他一把抓实金燕投来的昆吾剑，人也跟着落在江岸上，急切掠眼望去，但见一溜青虹投向江心，一线青影跟踪蹶扑，红影反而落后一丈。

小飞龙讶然吃惊，瞬息之间，“夺”的一声，青虹剑扎扎实实地插进江面上的枯木，金燕俏生生地一步踏上江心的枯木，一手拔深入枯木半尺的古剑，一手反掌迎着扑来的红影，使出一股大力。

“哒”的一声，一尘被金燕一掌击落激流。

金燕身手利落，一掌将一尘打落江水后，双足借力，猛点浮木，二次腾身，扑向对岸。

身尚在虚空，剑招已自先发，但见青虹过处，血光飞溅，八名青袍道士断手残足，全伤在金燕剑下。

金燕一声清啸，连头都不回，迈开莲步抢登武当。

小飞龙跌足慨叹道：“糟了，她这一挟怨上武当，恐怕武当山要遭劫。”

一个娇婉的声音在小飞龙耳边响起，道：“程大侠，我们追……”

小飞龙轻哦一声，方发觉身旁还有个罗美芸。

小飞龙当时一声轻喏，举目搜寻，找了根枯木，两人渡过江流，小飞龙为那些哀声惨嚎，断手缺腿之人点穴止血，方与罗美芸抢步登山。

路上，小飞龙对“太乙神剑”有了怀疑，问罗美芸道：

“姑娘与我师妹多日相处，当然知道我师妹的一些事，我对她的武功有点不解，天下记载‘太乙神剑’的经书只有一卷，听一尘的口气，分明这卷剑谱他在二十年前就已弄到手，为什么我师妹也会这套剑法？”

罗美芸撇嘴一笑，道：“程大侠看差了，令师妹根本不懂这套剑法。”

“不懂？”

小飞龙大是诧异，他反问罗美芸：

“姑娘既然说我师妹不懂这套剑法，那她为什么对太乙剑谱如数家珍的一口气背了出来？”

罗美芸又是一笑，道：“她虽不懂这套剑法，但她对‘太乙神剑’的七十二式招术名称却十分烂熟。”

小飞龙摇摇头，道：“我还是不明白，要说我师妹不懂这套剑法，那么她刚才出剑化解一尘那十手厉招不是游刃有余吗？”

罗美芸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程大侠说的一点都不错，令师妹的确不懂这套剑法，但她学过八式化解这套剑法的绝招。”

“哦！”小飞龙恍然大悟。

罗美芸补充道：“程大侠刚才不知道留意了没有，令师妹接一尘的十招，她只接不攻？而用来化解一尘的，绝不是太乙神剑的剑路。”

小飞龙点点头，道：“我明白了，她将那八式绝招反复运用。”

罗美芸轻轻点头。

小飞龙又问：“姑娘可知道武林中有江琪其人？”

罗美芸皱着眉头沉思俄顷，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认识，也没有听人提说过。”

小飞龙又问：“姑娘最近见过令姐？”

罗美芸摇摇头，她忽反问小飞龙一句：“江琪是什么人？”

小飞龙道：“令姐的朋友！”

罗美芸咬牙切齿地道：“那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偷走了我姐姐的心不算，还盗了我们的传家至宝。”

小飞龙问道：“姑娘的意思是指昆吾玉？”